

續

者

舊

續者舊卷七十五

畫隱諸公詩

角上遺民善画者張史湛生周文囊雲李文昭武周文鄧
山昏偶然作也若楊侍御圓石先輩公之能画則碧血豈
成矣董澹子画最多然已見別卷其有亂後竟隱于畫而
要不當以画師目之者又得陸張數作合為一卷

淳古翁陸介祉者字純嘏節孝靈士崑之父也諸生丙戌後弃之
善画古松老柏以見寄寓董次公天鑑二戶部極重之其游淮
上林茂之孫豹人亦重之華亭沈策生再至海上朝夕必過先
生董晚山曰淳古畫得文人之三昧不在画家之列為人路、
穆、嗜飲人有招之無不立至稍醉即辞或竟去不問主人任
天而游世以是益高之而吾友宗正菴謂此尚不足以畫淳古

蓋尚有深焉者董岳堂曰淳古齊儒冠如敝帚其中豈僅一世人之足見者節孝死先生忽不自得竟以窮年次子峻亦能得其學

贈無學

溽暑倦遊歷深夜坐竹房孤燈熒佛座松影上西窗清談暢夙懷坐久露華香琴瑟蠲俗慮玄箸解心涼岩間落花雨長嘯動飛光即坐空山裡身其世相忘

甲辰春日之廣陵陸無文招同閩中林茂之三原縣孫豹人吾鄉錢退山楊溼仙王鄰友陽羨陳其年新安程穆倩孫無言汪湛若西冷蔣則士京奉節方亞東魯趙且菴海陵吳野人王眉双上人梵伊闍人林祖遠大會賦詩謝

濡毫兀坐小窗虛喜得君招春酒著一斛青揮花發後滿眼碧樹

鳥鳴初蕭疎世事驚身老談笑閒情盡夜餘此會不須寒漏促憑
燒高燭且躊躇

哭崑兒

代死兒何烈偷生父不慈
面顏慰兒婦傳與兩孫知

張隱君逸字遺民高秋前之壻也諸生其函秋甫之傳兼精篆學
其雕鏤私印足與徐錦衣聖思齊名聖思殉難先生遂霸其画
不苟作先生與董次公天鑑二戶部最相契次公手書摩蘭集
一卷持乞先生署篆其首曰非忠孝人不可預也天鑑亦稱臥
龍先贈公嘗語之曰君生于承平之時而預以逸民名不祥之
識見矣坐令我輩同此荼苦同座為之軒渠

哭此知

此心久莫其今爭著述都存太古名歷宦幾年三尺雪傳家百代
數行經所踐流水偏多競悟覺浮雲還有教誰說宦形留未得從
來死不負生平

陸隱君峻字金文諸生介祉子也其函得父之遺詩亦不俗

和陸友臣移居韻

紅黃秋色指前村茅屋荒林足此心共世疎偏尋夢鹿將身隱合
作書蟬推與最喜臨池墅抱甕寧甘學漢陰可是子恭全表我一
編相對息深

李山人蕙原名允升字山顏一字寓菴工部侍郎堂之後也性情
冲淡中介外和隱居自適山人少學于王忠潔公家郵得其經
學忠潔蒙難山人周旋索饋之間甚力既棄人間事遂隱于西
工山水虫鳥下筆有神陸舍人敬身尤愛其詩和之為李文昭
武之亞先生集最富今不可得

山居詩

世路諸峯隔誰人來此中
耳邊聽不盡眼底看無窮
谿水村、落
岩花雲、紅
故園城市裏三徑任蒙茸

山水因人勝孰幽
伏短遺碑堂住讀古蹟
每尋封林密聞啼鳥潭
深聽臥龍秧田稠綠
雲相與話村農

山光看不厭
雨後更相宜
泉洗千岩色
烟連萬戶炊
蒼苔生杖履
喬木帶歲難
呼取溪邊叟
漱流及此時

卜居高岩畔編茅以作園掃來松葉燥折取笋尖肥蓑笠牀頭有
衣冠陌上稀前村深樹裏野牧放譚歸

乱雲相徑裡聊作一枝樵汲憑諸子炊春仗老妻不須謀脫粟兼
喜且羨蘆葦榻軒臥穩鄰鷄任早啼

此中無別念是朋倚故址烟千頃知心天一涯寄書常感舊吟
句每抒懷淚雨翻雲者何如樵牧偕

為避世人譏浮名印壑埋徑深樵不到林靜鳥常來屣跡檐前見
猿般夜半哀達溪松十里知是為誰栽

城市多浮薄山中獨任真布袍強半補芒屨不求新力作惟勤晚
兒童亦愛春村莊仍有媚勿賴粉脂勻

經春人不到終日閉柴門種槿補籬缺栽蔬剝草蕃鄉風隨地集
農事其鄰論每到秋成日同恭土穀原

谷口春風至，經營南畝前。低塘留種芋，高阜得栽棉。鵝向澄潭浴，牛從芳艸眠。出居人事寂，不覺已忘年。

郊原春意互，携杖探桑麻。綠柳藏黃鳥，清潭泛碧蛙。兒童閒闢草，村婦競簪花。鄰叟忽傳語，城中客到家。

遠畦松半斂，即可樂生平。月下蒼虬影，風中鶴浪聲。散溪魚翻急，瀨山鳥轉新。晴不覺身同，雀誰知兩腋輕。

答幽泉偶成韻

月近短垣移，竹影烏樓茅屋亂。人散半生蓬，粥貧能耐一榻烟霞。夢亦清吟罷，汲泉滋菊圃。客成來掃葉煮茶，錯君家氣概高千古。把玩臨風勝絳纒。

題西

秋光淡蕩葉蕭疎的，青稷小房中有老人長自在。呼童澆硯著。

新書

詩餘

題詞 詞寄

露冷秋陰輕烟釀雨連天水漲迷江浦滿園芳艸頓摧殘榮枯始
信無今古

敗葉搖風飢禽拂羽徘徊欲住難為住難吟他皓首入蓮房引得
蓮心長自苦

俞隱君衷一字雪浪其函其陸淳古齊名而風格亦有相肖見董
文巽子贈雪浪詩錢文退山嘗曰吾生平骨月其一為王麟友
其一為雪浪亦遺民之良也俞氏世居城東之東吳其地僻自
山人大年始其董戶部次公輩納交而雪浪風節且以振之四
十年來忽復衰替遺稿俱散失矣

贈周方人

夫君高勁節白首足風流治亂此身重行藏好句出家貧亦足樂
事母更無愁双目明燈下繙書春復秋

雪後有姪震為亦能詩見退山集予嘗訪之亦不可得

周隱君鼎無詳傳

卷之九

李隱君之謬字方叔其從父麟以函名方能得其傳

哭友

漢家逸老今何在白石山中有芝泉千里黃河歸古道一行秋雁
寫遺言流雲有影還停座滂露路人空落枝欲借龍眠居士筆難
極靜悟得心時

毛異人來賓字岐陽都給事中弘之後生而慧巧絕倫長而恢奇
自喜讀異書不屑章句凡事無師自悟不學而能嘗製自然
漏大者高數尺小或數寸定節氣報時刻無毫髮爽又從異僧
受返魂法于密室潔壇布几置繪具于上閱四十九書夜能驅
攝亡魂追摹形貌宛然如生謝行人于宣死于閻賊手其父太
僕延請設壇返攝如期魂果至此置素箋十幅細書皆滿凡生
平墳冢幽隱有家人從未識外人從未聞者靡勿縷曲盡字
畫無異其前幅未發其父夾子間事其父為之流汗黃罔王尚
書吳尾撰異人傳即岐陽也晚年取此授書焚之曰此乃鬼神
吐息且非聖人不語怪之旨不敢以胎子孫君子是之

奉酬某公見過小齋此贈原韻

不厭郊原僻未尋松竹清小蔬隨意採薄酒有餘情老鶴閒思侶

喬鶯慕友生聯吟還並醉每到月星橫

卷七五

下

雅齋

陳隱君履斌無傳詩

續耆舊卷七十六

西皋六子之一

周道人維祚一名上竹字雪山南直隸揚州人也諸生其才放浪
跳梁其跡為詩力摹玉川昌二字累試不遇又丁喪亂他際不
自得遂遊之禪吳浮屠冰懷者遊甬上之西皋海令重修成
延冰懷雪山偕之來時西皋毛監軍象來有詩社同人吳于蕃
管聖一倪端木汪伯徵皆振奇之士雪山游其間大壽遂入社
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雪山之迹禪木非其志其自署曰東楚狂
客時人以為寔錄晚年歸卒海陵予採詩之役西皋諸子後人
俱衰求其遺文殘斷已甚雪山有詩一卷藏于吾友張君寧永
庫中出自望外亟錄之惜其晚年之作不在集中尚未得究竟
然雪山之不至泯然以已者則張君之力也爰別為一卷使其

諸寓公鼎豈焉

毛象來嘗序雪山詩曰本三百其教主于溫厚和平故風刺至五噫而露贈別至何梁而淺閭怨至園扇而輕此培塿先生之說也夫詩以道性情而性情此發其得之天者有正有奇感之人者有甚有不甚樂當以我性情作我之詩見我性情而不當以我性我情規摹于三百篇之性之情也孔子不得中行思魯狂士狂士非不襲中行故孔子思之謂其可入于道溫厚和平此詩之中行者也不必盡出于溫厚和平而直我性情于詩者此詩之狂士者也合我性情而規摹于三百篇之性之情以求當乎和平之旨是則鄉愿而已笑天地間萬物之有殺者莫非詩凡有殺之詩莫不因其自然之性之情水之安流汨、溢及其警

濤鼓怒也岳震雷奔可謂岳震雷存者非水之正殺乎風之融
和解愠及其戰于西北也擊石飛沙可謂擊石飛沙者非風之
正殺乎邗江雪山周子負笈落不羈文性過坎坷踉蹌之時而
其激烈怆慨之詞發抒聖塊平不之氣故為哭為悵如怒如怒
如罵如訴筆之訖至時有蛇神牛鬼蒙公元狐火鞭石斧斡攢
鱗布以助之經營使豺狼狐兔竄伏亂榛荒棘之下服粟不敢
喘息吾壽其能不為三百篇之詩而為雪山周子之詩也嗟乎
雪山天姿奇邁能狂于詩其入道亦決不在嵇張曾皙之左世
無孔子安以取裁勉矣雪山毋徒雄踞詞壇一片席也

信美非吾土

信美非吾土此鄉非吾鄉我欲凌滄海滄海阻且長臨流以從之
惜哉河無梁河水自言深海水自言涼下有陳死灰從風為之揚

魚龍時夜泣，蒼鬣皆心傷。乾坤一何窄，古今浩茫茫。羲軒共神農，去矣誰為爾。遺我長生藥，授我不死方。學劍苦不成，神仙亦荒唐。置君七十二，誰能長不亡。空嗟漢天子，徒值萬年觴。

猛虎行

吾聞寧城有人名封邵，化為老虎忽當道。逢人則食，一狂呼人言此虎。嘗為郡大中寧城一縣，盡為有生不治民，死食民。使君一呼即羞夫，嗟乎封使君。昔日坐堂衙，今日坐山林。堂衙山林相去遠，誰知吾生在。皆山林山林之下，何人死。乃使老嫗哭，殺常在此。老嫗之哭，曾何言。吾勇吾夫，今吾子童叟，為令庖食人勇士捕之。得二生，判之以王法，斷之以公刑。一則呼殺，不伏辜。一則呼階，匍匐不能鳴。吁嗟虎，尔不記下莊，尔不記馮婦，尔不記孟賁，尔不記李路，視耽欲逐。一虎為前，奔衆席從之，肆其毒。大庖方

揚威小虎隨之效其酷寢人皮食人肉噬人頭額拔人足山前鹿
母游山後猿母啼山下兔母走山上雞母栖但見假其威者乃有
畔之羣狐吁嗟虎其善自愛吾匣尚有利光走電之利劍神呵兔
護之秘符

續者舊卷七十七

寒松齋兄弟之三

萬戶部八子並負才當時有高陽里之自而第五以下四人尤勝曰白雲五先生斯選曰福夫六先生斯大曰又菴七先生斯備曰石園八先生斯同泉堂嘗曰忤然有得至儒者吾不如萬五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萬六學通古今無以不裨吾不如萬八而萬七雖為余壻而詩律之工吾且出其下可謂盛矣白雲褐夫詩皆失傳子求之僅各得一首乃合又菴為一卷石園又別為一卷

萬布衣斯選字公擇學者稱為白雲先生戶部泰第五子也亂後隱居不試稔州黃氏講學甬上弟子從之如雲其稱高座者十有八人然或講經或權史或為詩古文詞不能盡承學統也而

先生躬行君子領袖之其辨析名裡皆自實踐而出為人方嚴
幕岸于此不可之人視之若浼其人至先生前亦喪然自失然
先生正自和平未嘗少任意氣嘗曰吾党經史之業于今為盛
亦不驗之躬行終亦何益教人以靜坐曰為學全在靜中得力
每日除應之事應讀之書隨分立課既畢即閉門一室正身端
坐收斂精神初時浮氣縱橫游思妄想紛綸至幾亦無計則除
惟深惡痛絕若必不可容頻為提省半年而後少退聽矣乃時
時提醒不可放縱惡念漸以消除天機隱躍時常呈露何
時用省察之功以消磨惡念消磨既久存養之功可得而言
然不用調息運氣之法以求靜此使是林三教良背之妄又謂
宋儒自游揚而後雖以朱陸大賢不無夾染二氏之要諸公好
為是也其根柢未純故淘洗不盡至于明儒尤甚故先生于諸

儒書中彈駁疵累或至數千萬言黎州讀而嘆曰吳康哉之流也或問之曰先生為極物乃正吾心之物則萬物之理將不必窮至其極乎曰非也學非懸空掉索之謂人情世取正是用功寔地惟至人揭知本之旨使人先正吾心之物以為接物之本非謂舍却萬物也或人問曰茂州使人尋孔顏樂處何在究可指而言乎曰反身而誠是也嘗曰靜中無事動中有事即以無事之心應之則動靜一致矣今人惟靜中無事耳蓋萬民自唐虞都督以來世講學然雅以機鋒至先生而體認精密此得大醇及其卒也黎州哭之慟曰天奪吾畏友矣先生待人不肯稍有假借夫已氏與戶部婚及其晚節拔猖戶部惡之然未絕也先生不一過其門及黎州作行朝諸錄先生請直書其事而逆狀大著夫已氏始張氣予揆詩之後夫已氏有從孫知予之黜其先

世也嘆謂予曰梨州此載吾先人事太過皆出公擇之口予曰公擇何以如此曰亦嫉惡先舉耳予為一咲此第有白雲集今不完

題錢清溪少參清論昭然冊

清溪錢先生年少登仕籍上陳八事疏嘉謨盡碩畫毀撤魏監祠書院隆講席從游南峯子正學重名節歷官之北至又教奪人魄衡文齊魯却多士手加額至今朝守閩形鳳奮逸翮雖然遭疑謗微雲掩曦赫至誠能動人賢者腕為楛風馳雲影過天青日復白義熙有金人奄然歸窀穸人亡四十年流芳動九陌遺文金玉論含輝方四射撫卷誦琳琅教色雅可摘其中邈千古其心通一脈我生在後時丰采未親炙蒼然潑水坐見寒潭碧

萬布衣斯大光宗字也學者稱為褐夫先生戶部郎奉第六子也
亂後隱居不試湛于經術嘗謂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註之失則不能通諸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湛
思昭志證陸戴缺于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晰之畫如也其排纂
戴禮之書較衛正叔為更博而正叔無此折衷先生則披卻導
疑言之了然為書三百卷其別出者曰學禮質疑曰禮經偶箋
曰儀禮商曰周官辦非黎州堂曰光宗之論禮能使百家說皆
無堅城者也 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忽燼于火晚年復輯之
絕筆于昭公臨終曰吾魂魄中彷彿與劉原父其人論季武
子立復一事也其覃精如此吾鄉自深寧未發兩先生精經術
明初黃南楊鏡川能求其緒其後衰矣至先生而一振先生為
人剛毅中有不可義形于色大畧與兄白雲相近慕義若渴張

尚書死國難棄骨荒郊先生與同志葬歲時致祭陸大行文席
兩世之喪三十年而未葬先生為慕之有力者而空之焉又欲魏
雪竇之遺集會卒不果其子經卒成之蓋不愧謝皋羽許劍之
期者也嘗游杭之至龍有張晉彦神位擊而碎之廟祝驚怖先
生謂曰此故明兵部尚書降流賊今為浙中方伯者也有如問
者但言我實為之此著有丁災甲揚草焚于火

姚江李聃孫石梁園歌示八弟

十日函水五日石王宰始肯留其蹟自從少陵為此言詞誦之
常嘖、吾觀李老石梁園揮毫落紙成頌刻意酣興盡何淋瀝筆
墨消閒頗自得乃知論畫當論人不在從容與迫促其人讀書風
流士下筆自饒烟雲色假使胸藏一點塵終年操筆亦何益吾嘗
持此論畫師何意于今乃得之石梁挂在秋天上高似危峯積一

絲偏袒袖子何為者却向梁間且倒垂山边石溜腦边瀉日畔秋
雲頂上私自怜赤城且未到何緣此日登其涯松風謾一疏毛髮
潛水冷清沁脾八郎勸我珍此函世間奇物原無價月下風前
試一看泉殺石色幾驚說我詩汗漫不且存今時函師誰喜聞山
間澤畔有知己留待他年仔細論

萬布衣斯備字元誠一字又菴戶部卽第七子也亂後隱居不試
婦弟景堂先生愛之相依二十餘年如左右手昕夕互相唱和
景堂尤稱其五律搜索意匠蘇理血脈一字一句無不雕磨且
自以為不如堂有詩曰偶然題得驚人句爲喚吾家萬楚商及
輯了角上春舊詩先生著搜之功最多如金白雲李中林詩葉鄭
卽晚年詩吳鼓和湖百樂詩皆先生所得每得一卷景堂爲之
驚喜下拜先生亦拜先生書法極工兼精篆隸其爲人和平長
厚爲子兄弟之誼先世都督甲第爲帥府以授西皋丙舍亦記
先生晚年束修之入粗治數椽均之于長兄之子管村能著有
深省堂集今先生之後人喪我而管村有孀居孫婦傅氏能藏
先生之集以得登此選亦足以報先生矣然景堂嘗爲先生選
定五律今予此見尚非其本恐未必無遺落也

山行

竹樹迎雲出，尋幽到翠微。
數家榆火熟，一路豈花肥。
鳥聚春生戶，山深夜不扉。
岩栖終日計，誰能寸心違。

出郭

徐步東郊外，悲風四塞生。
人烟罷雀室，兔語出袁城。
樹盡鴉亡宅，山荒虎露睛。
燕魚恐後覈，斬伐到柴荆。

旅梁

悲風從面來，飄我遊子裳。
豈不憚遠行，飢凍摧中腸。
朝餐葉上露，暮宿陌上桑。
不如鷓鴣鳥，安居且翔翔。
崔嵬臨古道，指、多白揚。
念彼凍死人，酒行為停觴。
人生非松柏，為權無久長。
况復貧賤身，坎坷歷遠方。

看雲

萬竹碧參天孤雲起岫前不知雲到眼尚道行生烟漸失遙村樹
微侵小座編相看怡悅罷隻影可犹仙

長至日對雪

意欲長留尔經時池上明鹿歸溪有迹蒼苔落徑無聲野墻孤烟絕
山高衆木平時侵存罷坐對北窗傾

天童寺次泉堂先生韻

蕭竹迎人出名蓋翠靄間松交長蔽日亭小不遮山鳥抹秋敲過
僧衣暮影還翹瞻雲滿雲鐘鼓下重關

華漢照雲構中興具老樽千峯壑佛位萬樹擁山門氣天大光合
嵐深日月昏重來霜降後灯火話聞孫

寄大兄五兄

歲晚江河雁影沉歸船咫尺失追尋欲知李子思家念共問先生

作客心

午日書懷

飄零書缺更何之
愁向南湖耻竹枝
作客更連^逢夜雨
鄉思况值泛
蒲時
土音漸异知家遠
短褐難拋賴暑深
幸有故人同索莫
好炊
角黍
話東籬

續者舊卷七十八

寒松齋兄弟之一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為名園先生戶部即奉第八子也少不馴弗肯帖、隨諸兄步過多殘滅諸兄諸兄亦忽之戶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閑之空室中先生窺視架上有明史科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月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盡之而出自時從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預焉伯兄笑曰尔何知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其耳伯兄驟聞而駭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戢頌而就伯兄大驚持之而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為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踰年遣請業于梨州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座先生讀書五行俱下如決海堤然

常守先儒之戒以為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為也故于書無涉讀而識其大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浙東巡道許和勳以先生應力辭之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在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叅史局不畧銜不受俸總裁許之請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詔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有某事當叅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出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原其底本且以自為一書者也先生之初乘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通考一書自國郵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

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又以其餘為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
二卷乃知先生之深于經侍郎因詣先生遍成五禮之書二百
餘卷當是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詩長自見而先生最閑淡然
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徵君與人往還其自署
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菴最少許可嘗曰
吾生平詩見不過數子先生自以故國世臣不出仕而有志于
故國之史故出而秉書局七年其後却帙雖累易然莫能出先
生之底本者蓋先生之置身在陶南村一流而過之彼東澗老
人受恩四朝醜顏二姓自託于國史而為言者能無愧死乎詩
有詩人之詩有文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以安谿詩舉三子而言
寧人則學人之詩之乙者也百詩則學人之詩之拙者也先生
則寔係學人之詩而兼有詩人風格惜其詩存皆已未以刊作

自入史館而後詩皆散亡不可得矣

沉瓜步

元順帝至正辛卯樂城人韓山童聚眾起兵為元將所殺其殺子林泚之武安山童党劉福通杜遵道等搜汝寧光息諸州都迎林立為帝國號建元龍鳳明太祖起兵初依郭子興子興死遂歸宋受其官爵奉其年號至癸卯龍鳳元年張士誠將陷安豐太祖迎宋王歸滁陽丙午十一月廖永忠沉之于瓜步

韓家帝子年雖少曾據中原稱尊號明祖起兵十年間江南寔賴龍鳳詔安豐既敗滁陽遷歲時朝賀尚儼然自從丙午沉瓜步明年遂改吳元年廖永忠亦何遂豈不知我王之興賴其力胡乃弑王甘為賊人言斯事實逢君異日將希格外恩寧知終受誅夷禍

太祖何嘗念若勳

埋羹守

建文時山東王公瑾為吾鄉太守清操絕俗其子來省偶
食肉羹公見而大怒埋之于地時稱為埋羹太守後燕師
逼近向公率先勤王退老于里

埋羹守尔為誰仕宦何人不食肉何事將羹向土埋、羹守何獨
埋羹傳不見燕師逼江左勤王一旅獨爭先吁嗟乎今之仕宦皆
爭巧飲人膏血犹未乾隔一肉何足道吾欲買絲繡君王天下
太守普使普使聞肉食腥風方未歇眼前何日見斯人

祭忠臺

正統中翰林侍講刘公球以直陳時故為奄人王振所殺
姚虹布衣成器搯雞酒于山巔為文祭之因呼其地為祭

祭忠臺

劉侍講骨何兀成布衣氣何壯遙、萬里哭孤忠義報直薄青霄
上忠良被禍世豈哀閭闔雖高尚可排盈廷卿相徒飽粟坐看勁
骨糜塵埃忠臣死義士悲不見至今舜江上山顛猶有祭忠臺貴
人何必輕寒士田間饒有奇男子布衣高義豈千秋濟、達官誰
得似

銀蠟燭

成化中吾鄉豈公慶為河南布政使有縣令以蠟燭饋公
不視付吏藏之及夜取燭則銀也公密呼令還之亦不揭
其私

高、銀蠟燭可燃不可燃縣令雖巧計長官不愛錢廉不近名古
來鱗豈公還燭意誠善但使吾心清若水何必生暴他人短寄語

後來縣令知慎勿奸行暮夜私此間自有揚伯起莫言大吏無男兒

投銀釵

弘治時吾郡張公為副使家居日是不能具早膳夫人
慍甚出此藏銀釵以易公問此從來告以門生此遺公取
而視之即投之水中卒不得食

副使歸來室如洗架無懸衣盜無米留得銀釵持易糧那得奪將
投水底悲莫悲兮廉吏妻苦莫苦兮清官子身有妻子不能養天
下誰知張副使

戮奸相

正德時泌陽焦芳以故相家居流賊趙鳳子破其城索誅
之不得乃立其衣冠于庭而斬之曰吾為天下誅此賊

焦相公年踰七十老成第何事吃味尚足竟若得上方折馬劍首
應標丑搃其胸還得錦衣歸故國老而不死真為賊賴有凶渠戮
衣冠奸臣少得祿其魄噫嘻盜亦有道誠非誣誅奸戮佞真丈夫
若使此人登陸奸臣豈得保殘軀嘆息朝堂論罪吏不及草間一
間賊徒

倭莫敵

嘉靖中有倭數十遭風破舟流劫內地以至人莫敢櫻
自浙歷徽州寧國太平直犯金陵金陵閉城者三日後由
鎮江常州抵蘇始被勦絕

倭何猛、無敵數十倭奴橫中國官兵如鳥倭如鷗一鷗奮翅羣
鳥伏長驅千里無留行敢向金陵犯帝京帝京禁軍數十萬司馬
下令惟守城宣兵死矢、何疾矢末不動還手接殺人如麻不聞

殺百城將士都洒泣倭何猛我何怯數十倭奴猶若斯千騎萬騎
嗟何及不見此倭勦滅時海上元戎猶奏捷

三娘子

三娘子者順義王俺答之外孫女也俺答愛其美娶以為
妻俺答死其子黃台吉妻之台吉妻子扯力克妻之扯力
克死其孫卜吉兔妻之

三娘子誠佳人天生此婦主胡國一身五代更四君始嫁外祖既
嫌老晚配元孫又嫌小祖孫四世將何稱自古佳人如此少天朝
寵錫五十年文衣繡被何爛然我使出邊時入帳彼婦叩關常肆
筵忠順封錫何其重烽烟賴此得無動安邊專藉一婦人文武將
吏將何用

歐邏巴

歐羅巴者大西洋中之國也去中華十萬里萬歷時其國
人利瑪竇輩始泛海而來善天文歷數諸技藝皆巧絕此
設天主教怪妄特甚其徒相繼而來幾蔓延于中國中國
人亦多惑其教者

歐邏巴何自來遠泛海十萬里駭光逐影無淇涯彈丸剪島西
極古來原不通中國博望來棧初未經章亥步地幾曾識歛然慕
義來中華歷學精微誠嘉驚人怪技尤巧絕魯輸馬均只冒誇天
主設教何妄怪著書直欲欺愚昧流入中華未百年駭、勢幾偏
海內君不見釋教初興微若亥馴至滔天不可排萌芽今日已漸
長他日安知非禍胎吳王為治當防漸中土那容此輩玷詩書文
物我自優何煩邪說補其文會須驅斥使奔崩一清諸夏廓邪氛
火其書兮毀其室永絕千秋禍亂根

哀閩商

海外有呂宋國地產金銀閩商人多貿易其國萬曆中內官高竄至閩權稅貪虐特甚有奸徒張嶽言呂宋有金銀鑛可開官將聽之其國長知而大懼恐我潛師入其境也遂殺閩商之在其國者凡二萬五千人事聞于朝竟不能問也

修功臣

司馬熊伯遇曰劉將軍縱為余言征蠻功更罔甚彼方人能改婦人屐作男形名曰修功臣

遼東餉

萬曆四十六年遼左軍兵增田賦百萬明年再增如之又明年復增百二十萬

九千歲

魏忠賢竊柄給事李魯水御史李蕃輩咸稱九千歲

黃河清

天啟初陝西巡撫呂兆熊奏黃河清五百里五日而止

四姓奴

魏忠賢竊柄內閣魏廣微馮銓尚書崔呈秀霍維華皆為其乾兒有御史李蕃者始附廣微廣微敗更附銓、敗更附呈秀、敗復附維華蕃已加太僕卿矣時孫為四姓奴

納闖王

崇正末李自成橫行中原窮民苦賦役者相率歸之時有謠曰吃他娘穿他娘大家開門納闖王闖王時來不納糧

九宮山

李自成敗績至通城縣九宮山飢困甚率親騎中餘上山
覘形勢授錢于僧令炊飯僧疑為逆將有重賞勸下山語
村民持鋤挺亂擊之皆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袍又見自有
剪痕乃知為自成其徒無此錦推其兄子李錦為主即時
降于巡撫何騰蛟

續耆舊卷七十九

替蠹居諸高之三

高文學字厚字自牧諸生斗魁次子也有風風其在剡源訪友交
者為李文君龍周丈鄰虞皆遺民之眉目碩苦貧一生奔走悒
悒卒有自牧齋集然亦無豈本矣

春早郊行

輕烟繚繞望中稀
細雨霏微濕客衣
得趣游魚浮石出
忘机小鳥傍田飛
江流斷岸潮殺老
山色侵雲嵐氣微
最美野人春不覺
一從衣草自芳菲

春游

春山携屐踞雲層
花氣晴絃暖欲蒸
藉草澗邊紅袖女
疎泉竹下翠微僧
川原高碩看分合
陵谷十年感廢興
沽酒不辭歸棹晚
數

報長笛月初升

震鄰曉懷故國耿、心情常有浮海之意而冰槎尤其此契
 者也戍守當道無隙可尋故中止者數、乃以淪落不偶
 寓于奉川之廟後周氏其同譜也自牧齒其之有無歎之
 乙馬今奉和六十書懷

西雍清門舊有情荒原秋熟且休耕迨、村落空砧响粟、藁藟
 白露生豈為隱淪愁未得乍聞涓滴病餘醒人逢六十如秋老冷
 却東山半局枰

自牧尚幼山剩水之感不愧鼓峯之子即此讀之可悲也

春夜苦雨

陽和著物累方新無奈陰翳如今辰啟蟄經旬仍似臘擁爐兀坐
 不知春山、甍空園笑樹、鶯鳴百鳥呻待到雲迷轉晴霽一時

花事已成屯

高公子奕宣字旬孟號伯子武部郎守泰長子而李觀察振璣婿也武部壬寅之難觀察同之而先生亦逮至武林帶鎖說經已而得釋盡鬻其產以救父先生才思華瞻下筆千言於國家之病戚、不忘頻遭摧挫竟不永其天年僅後武部二歲而卒著有東海集亦不完

警歸詩

居廬被兵逼棲一閣兩膝僅容用以自警

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影古人有遺言吾嘗自修省周公賦破巢左氏慨智井多難恤餘生鷓栖一何冷日行南陸餘小蹄通明景容膝僅周旋動思堪自秉不同南陽君淡泊寧守靜斗室藏天地慎言去疵青茹荼集蓼心碩歸常自警

初夏即事

蚕長三眠過秋開五葉迎雲蒸梅雨送風送麥秋輕蒲草新藏
揚花已去鶯江城天氣熱衣袂早涼生

大江阻雪宿田家

凍棹危孤浪迤邐宿野家
菡松隨嶺出一水到門斜
白界漁邊火青迷樹上花
觀心利名外大地亦靈槎

金陵寒食

人生聚散恆易感倏忽在無定跡
竭來金陵官舍游開牕今日知
寒食小童意態是陽州
語音直搯土風急當門遍插楊柳枝
倒垂露出青、色忽憶舊年寒食天
雨花臺上喧闐簫鼓洋迷車馬不
道今年又一年
三山烟秦淮月我度令人長
歎光陰過眼忽如斯
惟有庭花寂、發春去秋來誰得留
白駒過隙須臾沒
人生行樂令及時
得喪窮通且聽之
不信思家家
曷見石泉槐火理新詩

秋懷

家難後作

八月楓林節序開
苔城秋思入蒼苔
江楓刮岸吹沙
接海日鳴潮
動地來鵲自填河
能話別鶴死鳴露
亦啣哀
已冷白袷知寒候
檢點犁星沒水隈

秋日同黃九烟前輩集語溪東莊

山陽笑傲接高風
快論欣居值此中
六逸自能推李白
七賢無處著王戎
樹空果落臨江右
壘斷藤懸隔岸楓
容異秋光携共好
傾尊還自聚牆東

白門懷古

秣陵春色六街春
異代風流渾欲迷
瓦石燕啣江水潤
宮門鷓鴣識柳條
低鍾磬
猶憶榜前月
花新空沾井上泥
惟有元嘉三十載
至今荒草夕陽西

迨、秀色擁龍來佳孫千秋嘆異才風煖仙人吹笛步月明公子
讀書臺未車猶惜焚籤去青史靈仙索錦回我欲落星岡下坐招
魂八友共啣盃

劉僕曾言三百年雄風大帝庭開先西川藩戶荆門旺東道波濤
京口還十載義旂襄北伐五朝正朔倚南天即看暗識壘陵氣猶
映吳宮艸色鮮

高公子爽字季殖一字岸菴武都郎守泰少子也武都四子各
承家學能詩今罕存者予求岸菴殘稿得一卷其佳處有武都
之遺音焉因附其兄伯子之後

初至杭時以難省家大人獄中

鳳舞龍飛王氣多南來翠輦駐鳴珂瓊樓子落三秋桂疎殿香浮
十里荷窮島頑民流碧血六橋春恨漲黃河書生莫笑當年事猶
有江山半未磨

越城懷古

油、禾黍任秋風莫向斜陽問故宮一劍身殉國諸香扁舟人去
鏡湖空溪邊燕掠花如面城上烏啼月似弓新胆幾多無處覓千
岩猶秀水流東

姑蘇懷古

聞閨城高日欲脯鐘教夜、雜啼。傳聞鹿至遊吳苑不見人歸
自越湖洲落繁花香委藉臺空烟柳景荒蕪至今懷恨難消空嘆
息猶聞伍大夫

讀者舊諸公詩敬和原韻

滿腹紆迴孰可鳴悶懷莫破似堅城冲冠怒髮已難監隔壁危言
便欲兵入視有生昏若死天令無雨亦非晴半生只好風塵混一
卷惟存永雪明

吞殺誰復不平鳴土室袁公徧一城只有義熙仍紀甲更無天祐
尚稱兵角中欲折聊辰夕斗酒相携歷雨晴卿社梵樓時合集長
餘炎火數星明

附錄

謝園學三寶字象山一字塞翁以進士知嘉定縣入為御史巡按
山東晉太僕寺少卿家居乙酉夏東江加戶部侍郎晉禮部尚
書不數月以東閣大學士叅機務丙戌隨阮大鍼迎王師又二
十餘年而死其事畧見錢忠介公莊太常華毅烈諸公傳子于
宣先卒于甲申之難已見前卷諸孫為霖等並見後卷予初援
竹垞黜園海之例不錄其詩既而思之後世見一笑堂集者即
其媿、故國故君之感又托之礫砢大節之高隱學以為之序
倘不知其人斷不敢以為蒲壽宓一輩也故僅存之以為聽言
觀行之証

三賓為牧齋門下士甚相得首刻唐婁四子集于嘉定已

而其牧畜爭柳姬遂成讐隙家居後牧畜以貧故不無藉
于三賓乃以松雪手批漢書從之贖千金于是復通往還
其桑海間事師生大畧相同牧畜以黃介社事上交而反
遭囚繫三賓以華嘿農事上交而反遭囚繫尤為符合惟
是牧畜雖不得志于大都尚邀學士之命而三賓筐篚元
黃之忱再迎降三密告終老牖下是則其歿而猶視者也

園扉吟

園中無可語獨酌還自謔絮孔達掩捕楓落未相饒且見桁楊滿
夜聞冤鬼唯天高不可問盆覆豈能招多書上不報田溺更相澆
誰意維新日乘墉播惡謠天公念民瘼搏穀心獨勞之子不相念
祇因囊橐臙白簡惟問貨青蚨見即要窮奇當道立惡鬼啼相招
擇人惟擇肥卷地如卷潮幸遣豺狼去兼聞羅刹逝于公方秉筆

台伯復乘輅水清石自見日出霧將消哀哉白髮親受此非罪燒
骨月漣羅網家業俱飄零七月圍扉坐何時返故寮西湖望不見
白雲空相逸悲來擲杯起搔首看雲霄生平一部易閱世十七史
天墜豈留人唇亡必寒齒學道愧未成偷生寧免恥十月天雨霜
夜寒冰折指仰屋追生平三歎未能已傳書在囹圄演易自美里
聊用遣吾生存亡何且理

善哉行

來日天難舌燥唇乾生世不辰多憂少歡一解永嘉喪亂塞馬南
旋銅駝荆棘禍及衣冠二解落、長松九、崇蘭我心憂傷、此
歲寒三解當欵对酒愁來無端翹首跂足泣涕闌干四解仙人王
喬何時當還假我羽翼出故人間五解

江南曲

江南人家多芳樹紅樓十里吳姬住酒船簫鼓過秦淮一曲清歌
月如霧長干西上是湘川兩浙三吳萬里天林泉處陶潛迳
菜家范蠡船誰人見月不相羊何在花前不舉觴春深苑茂桑
麻綠霜落龍陽橘柚黃三百年来忘帝力追思萬歷比成康吁嗟
世事滔江上水盛時過去誰能止海有乾時山有頽世間往復
皆如此莫將安樂作家常今日江南非昔比兵戈過處荆棘生十
家九家聞哭教

續耆舊卷八十一

國朝

張神木，字章友，學者稱為補堂先生。少名行格，其周文、鄧山、讀書江城，其才相埒。會遭國難，不就試，更名潛，字又陶，遂將隱矣。是時吾鄉遺民極盛，寓公亦多。先生與之侶，和自題其私印曰：短衣孤劍客，乾坤此為詩。皆學杜陵青坂陳濤一種。其受業師，邵輔楨，老儒也。曰：周生當以山林老張生，恐不免耳。時人未之信也。已而先生果以母命不得自主，出補諸生。舉順治丁酉秋試，再中南宮副舉。知神木縣，神木係極邊，先生不習水土，兼以軍旅方興，勞瘁不及一載而卒。先生之出，終身自以為海，其哭鄧山詩可考也。予則謂士之報國各有其分，先生時方少年，未受恩于明，出處固無不可，而終身以此為耿，其亦畸士也矣。

先生與周文證山為姻家國初詩人亦首稱先生與證山而先生之才大于證山二人坎軻畧等先生之詩正集八卷別集四卷顧以後人愚劣有此隱匿不肯盡出予求之甚篤而終未得其且本未能盡其底蘊

平山堂

鼓鼙廿四橋秋風何軼軒笙簧廿四橋春風又婀娜遊冶咲莫高
英雄淚莫墮大化自冥、真宰獨在我古人去已久遺構委道左
江潮噬沙角草露墜花朵斷瓦寒鼠鳴臥碣荒烟鎖烟、平山名
泪没仍未可登臨忽浩然迅帆催引柁無事滄茶鐺舟童打石火

樵路

樵路尺餘半牛角磨石完云是趙王墓隨碑字莫數樹老蒼青、
小鶴集春雨宮寢在錢塘視此一坏土侍葬兩將軍惜哉無肺腑

伐樹

海水今年沸臘月造樓船縣尹奉府帖隸徒滿市廛夜掘村農去
倉皇敢不虔丁、殺載道三更枕草眠十日伐一樹筋血亦以孱
勢如山岳崩半傷腰及肩起趨易昆第否則進黃錢敬告有老父
幽落雪在巔仰祈許入隊步緩慎勿鞭手行伏膝下私語泪潺湲
破屨宜裝袴短褐宜綴綿解纏可貰酒骨煖利涉川未能買粗飯
或者粥糲總今是死別悲殊莫問天試看鄰舍子敗肌填溪田
喬木猛于兇賤軀甘弃捐猶幸望須臾雙眼望爺還艱難且登路
小心官吏前堂上多鎖鈕响口毋爭先

此公在膠州獄賦別之燕

讀書志修途蒙難豈此期不幸罹百憂寸心安可移堅貞尚古訓
故人良自持而我千里餘兼程來相規吞殺忽忽愴競此危疑

欵少縫彌力慘淡復兩垂白日忽盡耀天意或在期復將有遠行
辛苦不敢辭但念居縲絃著作多遙思臨岐語曉山細和獄中詩

嬰白藏孤處

兩人意中只一死崎嶇遂得生孤子始識全軀隱忍心填盡骷髏
溝壑裏獨惜名卿養士恩根深但解營私門便教重振文襄業天
王不藉陪臣尊食客沉謀可泣鬼晉陽何患無堅壘桐葉遺封擁
靈器趙侯之命吾卜此

韓淮陰釣臺

丈夫貧賤貴昂藏道旁壺榼安可嘗漂母雖非年少倫受跨受食
辱則均韓信無双稱國士朝入楚軍笑漢壘築壇全佩赤王印走
狗忽烹咸陽市鹵莽求榮乃得禍委蛇乞生反得死嗟、雲夢既
死悔已遲吾獨卜之淮陰垂釣時

錢聖月光緒荷鋤園

天下何時可荷鋤天下何人能荷鋤劇風薙雲君不愧犁星夜值
當茅廬村雞三唱催耕早慎莫間除徑前草恐有漁舟覓路來犬
聲驚吠桃源曉

大程夫子祠

我愧生何晚斯人寔未亡經綸餘菽粟花鳥語文章樹隙通斜照
苔痕上古墻登臨心自肅衣袂有輝光